

节日里,从深圳、昆明来了两个高中女同学,乐扬和英捷,在南京东路新亚粤菜馆相聚。相见很短暂,她们要去美国西雅图旅行,我要去山西太原两天讲座,时间错过一点点就见不着,很巧很珍惜。

说起往日,最难忘的是一起在云南怒江高丽贡山插队劳动,尽管只有短短两年,但影响了一生的世界观。那一带主要是傣族人,平坡种水稻,山地种玉米,劳动的第一天就上山,把摘下的玉米剥成粒,装到麻袋里背下山。这活儿不重,边剥边聊天。几个傣族小姑娘让我猜她们多少岁。看她们肤色微黑,眼神里有辛劳的痕迹,很想说18岁,说出来却变成了16岁,说得小一点儿让她们高兴高兴。没想到她们笑了,说都才14岁,还没结婚,到了16岁差不多都嫁人了。有些惊讶又有些感叹,山寨的生活很艰苦啊,小小年纪就显出成年的疲惫。

和老同学聊天,会翻出很多早就忘记的往事。她们说我插队时胖胖的,脸很圆,现在瘦好多。听了好陌生,感觉说的是另外一个人,又巴不得马上变回去。她们记得,那时候

虽然很早就听说山西有个书法家刘锁祥,但真正认识其人其艺,却是近几年的事。其时

刘先生已经从大学的书法教学岗位荣休,移居北京,专职从事书法研究与创作。我们在一起喝茶饮酒,坐而论道。他的寓所在前门附近,工作室在中山公园里面,与我工作之地皆为近邻,但因各自忙碌,一年能见面的次数实在是屈指可数。虽然如此,会在各种媒体中见到他的书法,或者收到他的短信或书信,仿佛每天都在见面。

今年五月,我和刘先生再次相聚。他说最近写了很多对联,稍后会出版一本图录,如有可能希望能为他写几句。作为后学的我,能为刘先生新书奉序,当然是受宠若惊的事。最近又收到刘先生寄来的《刘锁祥书法联作二十四品》打印件及信札,他在信中谈道:“吾甚喜联作,亦多少下过点功夫。先师姚子多给指点,朋友们亦多有评论,此二十四件中有最早一件为九二年书”。这当然是刘先生的自谦之词,他岂止是“多少下过点功夫”,简直是用力甚深,浸淫其中而卓然所成,这在当下书坛,确是极为难得的。信中“姚子”,即学者兼书法家姚奠中(1913—2013),乃章太炎(1869—1936)高足,刘先生业师。刘先生曾追随其学习书法多年,沾溉良多。从学脉上讲,刘先生师承有序,秉承了章、姚学术与艺术双修的治学传统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刘锁祥的对联作品非但联语乃自己原创,且所用的书体亦与联作相得益彰。这与时下很多书法家最喜抄录前人对联有着霄壤之别。他的联语,有励志、劝勉、怡情,也有同学、吉祥及家国情怀。其书体有楷书、行



做饭烧柴火,柴火是从傣族乡亲那儿买的,每次我要赶着6头牛从山上驮下来。柴火都是粗粗的山木,要劈成细细的木条才能用。劈柴这活儿归我干,一开始当然不会,抡起长柄斧子总是劈歪。后来慢慢熟练了,半天功夫也能劈出一堆。那个年头

一粒米饭也不会浪费

梁永安

吃不到什么肉,一个月一人一斤,于是养了几只母鸡,指望它们下蛋。奇怪的是,难得见到它们下出蛋来,怎么和别的母鸡不一样?有一天爬到木楼上的草堆里拿农具,忽然发现草堆里好多鸡蛋,登时高兴得跳起来:原来母鸡们自己有秘密的产蛋宝地。还有一次,有一只母鸡毫无声息地消失了,找来找去找不到。过了20多天,它突然昂首挺胸从草窝里走出来,身后是长长一行毛茸茸的小鸡。神奇。

插队生活,最重要的内容当然是劳动。说到最难熬的活儿是什么?我说是择稻谷。傣族人给稻谷脱粒,当时不用政府发的脱粒机,而是由男人惯,用牛皮绳捆起一大抱刚割

进一层。有趣的是,在酝酿多日而为文煞笔之日,我正正准备行装去山西阳曲参加“今日中国美术高峰论坛”。阳曲是清初书法大家傅山(1607—1684)的故里,而刘先生亦是山西人。山西向来是中国书法重镇,钟灵毓秀,人杰地灵,古往今来产生了很多书法奇才、怪才,在书法史上可圈可点。在赴晋之时,我却又写起晋籍书法名家刘锁祥来,这不啻是巧合,更是一种绵延数百年的文缘。在刘先生的为人、为学与为艺中,这种缘分和文脉得到了延续。

书,亦有草书、隶书。正如其一副对联所说:“秉承古典笔法,书写自家情怀”,纵览其联语及书作,此联恰是其书法生涯的真实写照。在这些联作中,无疑体现出刘先生深厚的学术涵养与长期临池的定力,格调高雅,笔法稳重,字里行间流露出学问文章之气。很显然,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轻易达到的。

刘先生为人谦和,彬彬有礼,每每相见,总有如沐春风之感。今观其书法,书与人交融,也难怪伯仲一本图录,如有可能希望能为他写几句。作为后学的我,能为刘先生新书奉序,当然是受宠若惊的事。最近又收到刘先生寄来的《刘锁祥书法联作二十四品》打印件及信札,他在信中谈道:“吾甚喜联作,亦多少下过点功夫。先师姚子多给指点,朋友们亦多有评论,此二十四件中有最早一件为九二年书”。这当然是刘先生的自谦之词,他岂止是“多少下过点功夫”,简直是用力甚深,浸淫其中而卓然所成,这在当下书坛,确是极为难得的。信中“姚子”,即学者兼书法家姚奠中(1913—2013),乃章太炎(1869—1936)高足,刘先生业师。刘先生曾追随其学习书法多年,沾溉良多。从学脉上讲,刘先生师承有序,秉承了章、姚学术与艺术双修的治学传统。

探访中国北极黄河科考站,是此行夙愿。乘坐的抗冰船快到新奥尔松时,团长通知大家下船,集体造访黄河站。虽是行程早有的安排,但真要在万里之外的迢迢北极,见到常年坚守奋战在寒冷极地的亲人,大家还是有点兴奋不已。

新奥尔松,三面环山,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长年不停经此路过,因此,夏季温暖湿润,形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湿地,成为一些长年生活于北极鸟类的传统繁殖地。此外,这儿也是十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科考站所在地。我们一行乘着冲锋舟分批登陆新奥尔松后,大家迫不及待沿着石子路小跑着奔向黄河站。经过码头边的海滩时,一处废弃锈黄的铁轨上停放着小火车头和几节破败的车厢,似乎在暗示奥尔松曾有的喧嚣。同行的博物学者段煦老师告诉我们,别小瞧了这辆风餐露宿的小火车,它可是此地有着八九十年历史的重要文物。原来,新奥尔松地区曾经也是煤矿区,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,才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极地研究国际社区。

黄河站辨识度极高。在一片五颜六色、风格迥异的建筑中,紫红色屋顶、咖啡色墙面,特别是门口两只极具中国特色的石狮子,让我们无需任何寻找,便直奔而去。因为站内接待空间有限,难以招架我们这五十多人的大

下的稻谷,使劲朝夯实的地下摔。摔的差不多了,再甩开一长溜,由女人拿弯头木棍使劲打。这种脱粒方法很古老,太费力,我摔了不一会儿就腰酸背痛,可还是不能歇。不能歇就只能咬牙坚持,坚持了十几天,也差不多适应了。两位女同学说,她们最

艰苦的是钻到甘蔗地里清理那些乱叶。叶子密密麻麻,细毛刺人边缘锋利,手上脸上都弄出又痒又痛的细划痕。这些劳动让人汗流满面,三个人现在回忆起来却十分感谢。感谢的是那些淳朴的乡民,和他们共同品尝着苦乐,让人懂得农业社会生存的不易,让人敬重世界上的一切劳动,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一个面对人生的价值尺度。乐阳说,直到今天,她吃饭时,宁可剩菜不剩饭。当年从插秧到收割,种稻谷的所有辛苦都知道,一粒米饭也不浪费。

新雅粤菜馆地处南京东路最繁华的地段,大群的人拥挤着来这儿买点心熟食。阳光灿灿的好天气,街上游人熙熙攘攘,光鲜又喧哗。听着外面大都市热闹的声音,谈着往日农耕的年代,恍若隔世。从西南最边疆的傣族山寨,到上海五颜六色的大商街,一代人走过了多少风雨!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这两天喝我的家乡古劳茶,茶味很好。广东古劳茶是有点名气的。

小时候从广州回乡,晚上坐渡船,清晨渡船到古劳,上岸总在古劳吃一顿早餐,有烧鸭等,吃完了才回我的村子旺宅。从古劳出发,经麦村、鸭脚嘴,就到旺宅了。

我二嫂就是古劳人。古劳镇很热闹,我总记得它那家书画铺。我小时候爱书画,所以记得它。

现在回乡坐公共汽车,我没坐过,可能直达沙坪,不经过古劳了吧?

这几天,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来上海了,演出地点是刚刚开始运营的上音歌剧院。斯卡拉是古典音乐殿堂里坚实稳定的灯塔,历史悠久。1778年斯卡拉启用那天上演的是萨列里的歌剧《重建欧洲》。2004年12月,斯卡拉大修后重新启用,当时的音乐总监穆蒂再度指挥上演《重建欧洲》。这是传统,也是羁绊。有乐评家笑言,当年启蒙运动需要以科学的理性来重建欧洲,而如今的欧洲更需要的是非理性的冲动。话有所指,其实从1968年阿巴多出任斯卡拉的音乐总监算起,其继任者穆蒂、巴伦博伊姆和如今的夏伊,数位艺术大师都在苦苦地做着传统和现代、文化和商业上的平衡。

上音歌剧院9月试营业,斯卡拉选择刚满月的上音歌剧院,不仅是因为它是当下上海最专业的歌剧演出场所,更令人感动的是运营剧场的上音人对艺术的姿态。上音歌剧院的负责人冯岚说:“我们希望上音歌剧院是一个有温度的剧场,在专业处服务艺术家,在细节上服务观众,让高雅艺术走近大众,把更多人吸引到剧场。”

上音歌剧院位于汾阳路6号,上海音乐学院的东北角,总建筑面积为3万多平方米。汾阳路全长815米,北起淮海中路,南至岳阳路,自东北向西南曲折延伸。汾阳路辟筑于1902年,原名“毕勋路”,1943年改今名。

汾阳路之于上海,就像维也纳之于奥地利,主要是因为汾阳路上有“音乐家

摇篮”之称的上海音乐学院。汾阳路两旁全是高大粗壮的法国梧桐,在这条路上行走,一不小心就会邂逅背着提琴手风琴或是手提大号小号等乐器的学生,不经意间就能听到悠扬的琴声、歌声。淮海中路往东行进,一直到汾阳路口,基本上都是商业布局,而一条汾阳路和路口的上音歌剧院,让整个街区的商业气息淡化,文化气息浓烈起来。

此番在上音歌剧院上演的是两部莫扎特的作品《假扮园丁的姑娘》和《魔笛》。《假扮园丁的姑娘》是莫扎特的早期作品,演出不多,这次由指挥家法索利斯携手斯卡拉的巴洛克室内乐团,用当时的古乐器来呈现,还原莫扎特歌剧“首演时的原貌”。法索利斯是玩古乐的高手,这几年他和当红女高音巴托莉合作灌录了不少热卖唱片,红得发紫。《魔笛》则是莫扎特生平最后一部,也是最著名的歌剧。莫扎特这一前一后,一冷一热的两部歌剧写的都是爱情,很值得一看。

古典乐并不难懂,你一定要试着走进剧院,看得更彻底一些,坐下听就行了,何必在乎懂或不懂。万事都要寻个答案,这个世界哪里有那么多道理可讲。就像莫扎特笔下的爱情故事,若是思前想后,完全理性地瞻前顾后,你这辈子恐怕就得孤独一生了。有句话说得明白,“艺术就是冲动的升华”。印象中,这是亨利·詹姆斯说的,这个美国作家还有一句名言:drink life to the dregs(人生如酒,一醉方休),漂亮至极。

上世纪30年代,众多海上旧刊记录了历史烟云,仿佛是风雨中的信使或旧友良朋使人感念怀想。灯下夜读韦泐君签赠的《旧刊长短录》时,让我回首从前,看到的是文坛故事,前辈身影,足堪回味无穷。

沪上醉心文事的韦泐暂不淡书,而是盘点平生所淘之“刊”。听他说:在众多民国旧刊如《良友》《现代》《女声》《太白》《万象》中,最喜欢《清明》一刊。它出现于抗战胜利后,创办人吴祖光怀念民瘼:办刊是为了表达对“江南苦雨”下多灾多难同胞的祈福,对战后政治清明的热切期待。与此同时,恰好《新民报晚刊》也决定在上海创刊,而吴祖光当时还要应总经理陈铭德之请,飞往上海筹办《夜光杯》,他只好上午办《清明》,下午赶到圆明园路的《新民报》坐班办副刊,可知其辛苦紧张。韦泐发现:原来报人办刊的事不在少数:如他收藏的《生活》一刊,为陈蝶衣、文宗山编,创刊号即刊有赵景深、赵清阁、李健吾等人文章,其作者阵容强大。而陈蝶衣本人在20岁时除办《春秋》外,就是编辑《大报》《新闻报》等了。文宗山也是报人,主编过《铁报》《正言报》等。幸运的是,经沈寂老先生介绍,韦泐还找到了已是九十高龄的沪上的文先生,听他畅谈办刊往事,并获在《生活》旧刊封面上亲笔签名,这着实让作者高兴了好久。此外,如《漫画世界》即由报人张林岚主编,又《艺术世界》一刊,也是由报人秦绿枝创办的,这自是后话。作者淘刊还曾淘到了香港版《开卷》,其主编杜渐,人称“书痴”,杜渐每得好书,必每每要读至深夜方肯入睡。他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,办刊前也是报人,是香港《大公报》《新晚报》编辑,业余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,又有书话集《书海夜航》等作品。杂志刊登过巴金、秦牧、丁玲、萧乾、姜德明等人作品,内容纯正丰富,深得读书人喜爱,但仅出了24期即停办。好在后有南京宁文创刊的《开卷》,填补了读书人的需求。

旧刊烟云

卢润祥

据说中国期刊自1897年在上海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创办的《六合丛谈》为始祖,至今总量达9万种之巨。本书所述,自是如沧海之一粟,但因其大多为作者采访实录而独具价值。我建议有人能编出一本《中国期刊史》,则本书当可为最佳参考之首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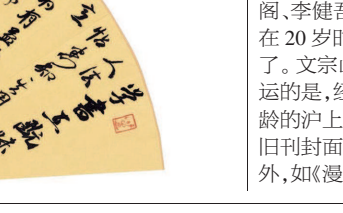
古劳

任溶溶

古代书论二则

(书法)

邵波然



北极黄河站

石沿

极地科考事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“在极地最长一次呆的时间长达17个月”,回答大家问起他的南北极工作经历,再干几个月就到龄退休的李站长,十分淡定平静地回答道:自己到这工作,就跟平常出差没两样。从李站长的热情介绍中,我们得知,北极黄河站,是我国在北极建立的首个科考站,落成于2004年7月,是继南极长城、中山两站后建的第三座科考站。与黄河站为邻的是挪威、德、法、英、意大利和日、韩等国科考站。黄河站的建立,为我国在北极地区开创了一个永久性的观测研究平台。别看我们的黄河站不大,却拥有全球极地科考中规模最大的空间物理观测点。黄河站面积不过500平方米,在这极有

十日谈

极致北极 明日请看《最早海外“权益之地”》。 责编:龚建星